四庫全書

史部

金佗續編卷二十五

宋　岳珂　撰

百氏昭忠録卷九

鼎澧逸民叙述楊么事迹一

常德府舊是鼎州昨於建炎三年有北來潰兵孔彥舟賊馬侵犯府城其時府民為時有土人妖巫鍾相久以幻怪鼓惑本土鄉村愚民連絡澧峽無知之俗悉來歸

奉謂之拔拜法下莫知其數若受其法則必致田蠶興旺生理豐富應有病患不藥自安所以人多向之鍾相乃妄稱天大聖名號亦曰鍾老爺於武陵縣管唐封鄉水連村地名天子岡所居置立寨栅聚集妖徒齎送金帛錢物積累無數道路填委晝夜不絶葢以相之長子鍾昂嘗於靖康二年蒙本府以土豪勸諭招募勤王之兵三百人依格借補承信郎祗隨統制鄭修武一行民兵共五千人前去武陵入衛王室至鄧州南道總管司

闕

蒙總管司遣發所到民兵盡往南京勸

進太上皇帝登寶位了當推恩發遣歸元來去處各着生業是時鍾昂見世事擾攘依舊將元募人團集在家結成隊伍多置旗幟器甲意要作亂官司坐視不能覺察次於建炎二年內有湖南人王靖之出入鍾相之門備見其父子所為定生變亂欲謀不軌遂具狀經鼎澧路兵馬都鈐轄唐龍圖告首時有鈐幹范世雄受鍾昂之金曲為保全止將鍾相以私置軍器斷罪編管衡州

相不久放還聚集妖黨如故當年五月聖旨指揮罷鼎澧路依舊併作湖北路唐龍圖攺移充湖北路安撫使知荆南將盡帶鼎州軍馬及元召募人鍾昂等赴荆南任當時李孝忠賊馬占據荆南府城盡燒毁府城官私舍宇起離北去唐龍圖自公安縣領兵收復空城横尸滿街火煙未斷纔方經營府治修葺城壁招集民户歸業未成次第俄報有北來范將軍背叛將官辛泰瞿誠人馬侵犯府境頼辛泰乃窮寇即受招安定妥未踰月

又報有孔彥舟人馬自隨郢州來擁衆數十萬徑犯荆南唐帥所將鼎州人兵思歸一夕擁唐帥渡公安江奔走回本州唐帥告諭本州民户以彥舟人衆兇悍殺戮定來本州宜各走避唐帥不住城中止將得隨行從人將帶家屬徑上辰州前去其元帶軍馬一時潰散各任所往並無統攝於是鍾昂部領所募民兵復歸其家團集覲望事勢無何於次年二月内孔彥舟賊馬長驅驀澧州直犯鼎州在城居民以知州邢大卿已亡又無兵

馬防守雖有武臣提刑單宣贊却於出巡將帶宅眷及一司公吏老小上船往岳鄂州點檢令人牽所乘白馬出陸隨行是時鍾昂閒彦舟至却將手下民兵於白沙渡攔截單提刑輜重奪其所乘白馬鼓衆乘勢作亂招呼龍陽縣妖黨競起擄刼出城避難人民船隻其勢猖獗府民復走入城為見外有妖寇殺掠無處逃生衆共商議莫若設香花鼓樂出北門迎接彦舟一行兵馬入城安泊多備金帛犒設懇告彦舟支吾鍾昂保全一城

生靈性命彥舟初亦喜府民之意欣然入城不期後軍方自澧州起發至藥山平無備遂為鍾相妖徒橫衝掩殺損折頗多彥舟忿怒以謂府民故作好意反相攻害安泊三日乃發人馬於州城四外二十里間把截圍閉將內外人民大縱屠戮無噍類次遣兵攻殺鍾相徒衆破其巢穴生擒鍾相鍾昂係纍一家妖類械縛入城具事因申聞朝廷得旨令彥舟押送潭州將鍾相等根勘以正刑典彥舟因此移軍起離鼎州前去城壁一空但

有所屠尸體頭顱相枕塡街積巷穢氣充盈其官司庫藏上有見錢將帶不去倉厫尚餘米粮數千斛以至富室錢物亦鉅萬數鍾相餘黨多是龍陽縣市井村坊無賴之徒楊華楊么楊欽劉詵周倫全琮楊廣夏誠劉衡黄佐楊二翳髙癩子田十八十餘輩各為頭領占據龍陽縣分布於所居村分置立寨栅又集妖黨羣來城中盡搬官私財物倉厫米斛用船裝載及打駕抽税場板木大小千片各回巢穴是時偶無太守州縣官多被彦

州所殺或逃散已盡莫適為主容得水賊恣行討擄而
去俄有知荆州程吏部改移充鼎澧路鎮撫使將元自
蔡州所帶一行軍馬前來赴任先自公安縣發總管杜
湛衆兵官僚屬取陸路來鼎州次程吏部乘座船并輜
重暨隨軍官屬及人兵老小與避難百姓舟船自公安
油河水路逕澧江安鄉縣石龜羌口沿鼎口小江出大
江上水取龍陽縣至城下緣舟船之行無次序又久在
荆南移治處監利縣水鄉荒索無物食用乍見鼎口江

半道腦口市陽城豊水村鄉有酒坊村家有猪羊雞鴨之類悉去爭買以至紛拏漸行掠奪遂成作鬧水寨之人為見舟船之多别無軍兵防護因爭買攘奪食物各持器刃乘勢攔截舟船聲言官軍刼擄為名遞便衆起行兇河道窄狹舟人不能措手痛遭殺害應隨軍官員避難人民老小多被驅掠又程吏部自蔡州與蝺城人民軍兵南來之時所帶官司金銀物帛及先在京城權開封府大尹日所得露臺弟子小心奴同作一船載着

其小心奴姿色妖麗其妻錢氏不容所以頓在別船盡為賊人擄奪時水寨小首領謝保義送小心奴獻楊么與鍾相之子郎君作夫人賴程吏部座船少後方入羌口知前船已失利急棄座船將眷屬上小船僅能脫免復回公安縣遣人告急於杜總管却拽一行軍馬趣公安救護内程吏部杜總管邵統制劉参議魯簽判宅眷得脫其餘官員無慮數十家老小盡已陷没不存程吏部遂商議皆取陸路自公安縣由澧州來鼎州赴任未

到城問楊華等言既是程吏部來赴任已遣水寨人殺擄必定與我們結冤難以教來本州住坐遂發楊廣楊欽徒衆入城放火盡燒官私舍宇火光亘天數日不滅止存鄉官張待制宅一區今府衙安静堂宅乃是舊屋程吏部一行人馬既到城即就張待制宅為治所漸次打併街巷分立官司舍宇措置軍馬營寨例皆茅草搭蓋次招集民戶歸業及隨軍買賣經紀等人住坐即糾集武陵桃源縣鄉兵保甲同軍兵分頭防守程吏部募

鄉道使臣李珪入龍陽縣水寨以朝廷法令禍福招諭
楊華等使之出首放散徒衆着業耕種復為稅民以前
鼎口江作過之人一切不問楊華本是稅戶頗曉事體
即隨李珪來城中叅拜程吏部厚以特勞令楊華親隨
人回水寨遍諭楊么等諸首領各請出來受犒設楊么
等不聽却極口罵楊華不是丈夫漢遂鼓率賊船無數
時來城下呌噉聲言要取楊華歸寨程吏部已得楊華
拘留監管具事理申奏朝廷承指揮差人管押楊華赴

行在蒙命之以官差充撫州鈐轄不釐務其楊幺等為見楊華不歸心生疑慮乃率諸水寨首領妖徒羣衆揚言與鍾老爺報讎於府東德山採斫松杉萬株及往澧州欽山藥山夾山倒伐松杉樟楠木萬本又發掘所在墳墓取板材打造海鰍擢艛等船出沒重湖恣行刼掠作過勢焰愈熾水賊初未有車船奈以程吏部兵力單弱又未有水軍戰船但坐視楊幺等在江湖跳梁莫之或制姑且保守城壁徐圖平滅之計當時因言事者請

闕論列分鎮不便事遂有詔命罷鼎澧鎮撫使改為湖西路安撫司程吏部失鎮撫使所得聖㫖便宜行事世襲錫爵之命頗生怨望怏怏常不平又無策可以勦除水賊惟恐無功罷去日逐焦慄不能自安偶得一隨軍人元是都水監白波輦運司黄河埽岸水手木匠都料高宣者獻車船様可以制賊是時本州有虔州客人賴九郎自靖州山場所買文溪杉板條片甚多在桃源縣上甕子洞下緞小水牌筏梢泊於是差官盡行拘収打

駕下來打造八車船樣一隻數日併工而成令人夫踏車於江流上下往來極為快利船兩邊有護車板不見其車但見船行如龍觀者以為神異乃漸增廣車數至造二十至二十三車大船能載戰士二三百人凡賊之櫂艑小舟皆莫能當自此楊么等更不敢輒近州城又聞得鄂州水軍統制覃舍人已交所部水軍三千人與吳錫統制歸回辰州辰溪縣乃專遣使人持書公牒禮請委令召募辰沅靖州洞丁刀弩手來赴本州應援覃

舍人名敵是沅州人以鼎州是一路難以達程吏部之
命遂依應於一月之間召募到洞丁刀弩手一千餘前
來聽候使喚時又招安到人寇劉超下一頭項背叛彭
筠人兵三千餘人内多有驅擄復起玉沙縣湖瀠諳會
船水人民悉皆放散未有所歸覃舍人措置擇強壯者
招充水軍旬日之間得千餘人與洞丁刀弩手合為一
軍專習水戰軍分已成倫理自此水陸皆有凖備程吏
部遂稍意解剋日發杜總管部率全隊步兵攻打上沚

江水賊夏誠大寨仍委覃統制發八車船二隻海鰌船二十隻裝載水軍入上沚江直凑夏誠寨下與杜總管步兵併力夾攻要必破其寨覃統制力争以謂沚江窄狹車船不能回轉又其水長退不定恐緩急水陷車船不能得出適以資賊反成虎生其翼之勢不若多遣海鰍船亦足取勝程吏部不允所請必欲以車船炫賊竟發車船以進無何夏誠有備大開寨門受官軍之敵杜總管疑懼其姦計不敢入攻尋値連日陰雨衆兵淹浸

泥淖中縱得晴霽人馬已疲難以成功程吏部急使班師奈沚江之水漸落沚口灘淺車船不能出賊遂力爭奪覃統制燒之不速其船竟為賊有當時更帶髙都料在船恐船或損要他修整不及走脫賊亦擒擄止是海鰌船出沚口回州自此水賊得車船之樣又獲都料匠手於是楊么打造和州載二十四車大樓船楊欽打大德山二十二車船夏誠打大藥山船劉衡打大欽山船周倫打大夾山船髙癩打小德山船劉詵打小藥山船

黄佐打小欽山船全琮打小夾山船兩月之間水寨大
小車樓船十餘製樣愈益雄壯忽一日盡至社木灘下
賴灘淺來州岸不得程吏部深切悔恨不聽覃統制之
言白送車船樣并都料與賊滋長其勢致楊么等日夜
乘船到德山灘下驚擾一城人民憂惶無由平定時有
江西布衣方疇上封事達朝廷方今之大患有三曰金
人曰僞齊曰楊么然以金人僞齊皆在他境而楊么正
在腹内不可不深慮之若久不平滅必滋蔓難圖乃於

紹興三年八月遣發御前大軍都統制王𤫊節制本部軍馬三萬人又差建康府水軍正副統制崔曾吳全正兵人船一萬人水陸並進前來討蕩楊么等賊衆水寨王𤫊帶節制職事到本州要程吏部並聽節制程乃平欺無能不伏節制程云某是守臣但保守得州城太尉是朝廷遣來責辦平賊請自分布人馬討蕩楊么等巢穴緣此程王赤面兩軍不足各相關防城市惶惶憂其不測賴隨軍向參議靳監軍者維各武人通變

頗識大體乃和會程王言且當以朝廷為念况事一家
宜各輸忠竭力評議所以破賊或招或殺以圖成功則
為上策若分彼我適足敗事恐貽朝廷之憂於是王四
廂勉强隱忍與程吏部同其節制而程吏部心懷鼎江
之辱切齒水賊劫其財物寵姬官負軍兵老小必欲盡
殺賊獨成其功以快私忿所以應有緊急頭重支吾去
處先調發王四廂軍馬以當賊鋒官軍不知地利多落
賊人姦便痛喫手脚自八月到來至十月已死損數百

人至十一月初江湖水淺天氣凝寒程吏部乃稱宜發兵進討王四廂遂舉起王師水陸俱下先過德山大溪口破髙癩寨次至龍陽縣界沅州村破楊欽大寨次至黄店破全琮寨次至縣對江北破楊么大寨巢穴一空賊衆盡將老小乘船牽趕牛騾孳畜徃鼎口下五十里酉港地寬處存泊

金佗續編卷二十五

金佗續編卷二十六

宋　岳珂　撰

百氏昭忠録卷十

鼎澧逸民叙述楊么事迹二

初發兵時先有戒約崔曾吴全一軍人船止令在岳州鯿山湘江口及洞庭湖口牌口等處梢泊聽候上流逼逐賊船下來即攔截掩殺輒不得過石牌一步其奈崔

全二統制以捎泊日久不聞上流消息乃貪功輕動使小舟上石牌探邏事體水賊先亦知有此水軍又知都是撅頭船子及海船湖中使用不得一面支吾上流大軍遂發八車船數隻不竪旗鎗亦不見人交横放流而下崔軍探人見有空船亂次争先撑篙拽牽急報崔全二將全隊舟船亂次争先撑篙拽牽悉上石牌入湖既歷油麻灘又至大梁岸將至鄱官樹湖面寛處被放流賊車船擂鼓發㘶踏車回旋横衝亂撞將崔軍人船大

小數百隻盡碾没入水崔全二統制皆戰亡溺水其餘
在沙磧散走步兵俱被掩殺一日之間萬人就死致水
賊楊幺等盡得崔軍所將御前器甲旗旛鎗刀之屬其
勢轉加威猛已無下流之慮遂一意抗拒上流官員實
是年十一月十三日也時有本州選鋒水軍駕先於牛
皐渡口奪得楊欽二十二車大德山戰船在鼎口梢泊
前軍杜總管石統制靳監軍乘三樓大車船在鼡金口
程吏部同王四廂在下沚江口卓帳初選鋒軍未知得

崔曾吳全失利忽有一隊賊人自北岸來至鼎口東岸皆着新鮮衣服紅錦青綾戰袍打鼓板吹羌笛弄氣毬不類水寨村人結束約百餘輩以一行竿繫縛文字一卷㕧覃舍人教人來取文字不得亂放箭遂插竹竿於沙觜上即令人取之始謂恐是受招安文字及至拆開却是官告兩軸隨軍錢粮司印一顆御前小鍾子器甲牌一包計百餘枚并王四廂令人所畫湖庭湖口岸圖子一本賊見覃統制拆開遂大笑聲言崔家水軍一萬

來人前日晚被我們殺了一箇不存衣甲鎗刀旗號錢粮一齊屬我了也大笑吹笛打鼓而去覃統制方知崔吳二將水軍全沒急差人告急於杜總管程吏部王四廂未得指揮間不期是日晚賊自西港大震鼓聲俄有八車船八隻相銜而來船箱盡載精鋭全裝鐵甲各執鵰翎長刀光彩射目矴於中流楊欽大聲叫呼覃統制你但放下大德山船還我放你一軍人回去你還知崔曾吳全是天下有名水軍一萬來人只消我三隻車船

盡底殺了你們消得甚底殺也賊船炫燿一時却回酉港覃統制又具此事理再申程吏部王四廂即傳令速即回軍前軍中軍後軍一面便回獨遣選鋒水軍大德山船及十八車船三隻海鰍船三十隻却作殿後當住賊船初更以來月上選鋒軍車船起纜踏車起離鼎口向上以行將近二更月高賊船大小車船不知其數追襲至風金口江面最寛濶處交戰厮打覃統制所乘大德山車船元是楊欽舊物楊欽不捨必欲重奪乃與周

倫兩大車船挾定攻打至中夜覃軍勞困但得灰砲少解賊勢仍得水軍統領邢顯見事甚危急揮小舟向上趕杜總管三樓船復回策應百箭齊發賊船稍却再發則賊船已退覃統制大德山船方脱其船兩邉護車板悉已打空急用布帆遮箭以護踏車水兵一船戰士三百餘人落得頭破額裂𥴩身中箭無功而還大軍既回州歇泊水賊亦復還巢穴休息程吏部建議且分布王四廂甲軍於德山對岸立寨差本州正將杜誠把托又

社木寨差大軍孫將把托又船場寨差大軍將官常縣把托各以五百人為率數内常縣以程吏部犒設不均有言語遂怨王四廂闕於次年正月初燒寨反亂初出闕州入荆南無何中夜迷路為後闕遶掩襲由曽公堤轉來西門却上闕路追遂至辰州界首牛欄坡被擒斬縣一行甲軍招撫歸隊漸至春夏之交江水泛漲社木寨地勢低平水將登岸本寨申乞近城高阜處駐劄王太尉取諜於程吏部

程意不欲曰甲軍移賊必占據其寨既而江流入寨又向上堤坊衝斷江水橫流打斷新敗橋本寨申乞發船渡載人兵程吏部指揮覃統制不得擅發船隻於是楊欽乘車船臨寨放火燒屋又高癩子陸路來攻打寨柵兵將拒敵力極並無救援其一寨兵將五六百人一日殺盡不存緣此王四廂與程吏部不足王四廂遣人赴朝廷申訴即降指揮令王四廂班師而還止是本州人兵支吾水寇至紹興四年十一月水賊周倫寨去岳州

稍近一日令人齎申狀赴岳州太守程殿撰陳訴稱近
有僞齊下襄陽府李成太尉差人自安復州取水路來
故縣灘水寨送金帛物件文書言欲水寨諸首領各備
人船戰士剋日會合水陸並進取復向下淞江州縣得
州者做知州得縣者做知縣別命官資優加犒賞等事
周倫燕設來人以乾魚鮓脯回答報言周倫等止是鼎
州龍陽縣稅户爲被知州程吏部淩逼要行盡底殺戮
不得爲王民且在湖中苟逃各家老小性命不曉得會

合事節發遣來人歸回後月餘日李成又差三十五人來内有鄭武功胡大夫二官員又將官告金束帶錦戰袍并羊羓之類再三相約諸寨首領剋日會合周倫知事勢異常難以依隨又恐日後多有人來相逼别生患害一夜將來人以酒醉倒盡行殺戮沉尸入江中有此事因申岳州乞就便申奏朝廷早乞别差鼎州知州替了知州程吏部使周倫等諸寨闕路保全老小耕田種地輸納二税復為良民程㕍撰為申朝廷蒙

樞密院備奉聖旨褒賞周倫忠義特降黄榜一道差二
使臣賫至岳州令人送入水軍張挂安慰人民候事定
日一應首領人並重賜推賞榜到岳州則程殿撰已移
知鼎州到任也數月二使臣却賫榜來程殿撰處投下
時乃紹興五年五月初一日本州方發遣水軍計議校
士楊廸知往澧州慈利縣前江雞翁柵前後江五十八
柵鍾相下都首領雷德進處投文字招諭德進下柵就
令將帶黄榜安慰山寨徒衆仍令德進差人送黄榜入

水寨曉諭榜先至夏誠寨夏誠招諸首領看榜諸人俱來獨楊幺不肯來餘人各有悔過之心是時朝廷為水寨楊幺等有北人來結約恐事體張大不便遂除張右相充都督岳樞使節制軍馬本州討蕩水寨楊幺等巢穴初移罷程吏部充都督府參議官當年六月岳樞使節制司大軍已至鼎州方議進兵平蕩水寨即有龍陽縣沅州村大寨首領楊欽首先將合寨徒衆老小萬人舟船千隻來投節制司出首以就招安岳樞相親至城

東鄰善潰觀老小舟船次到報恩光孝寺基寨受楊欽
降拜岳樞相喜楊欽率先出降乃恕其罪申稟都督行
府特命以官并一行首領各次第推賞補授名目犒設
了畢即揀選強壯人充水軍其餘者弱人並給公據放
令歸沅州村本業住坐耕種田土供丁二稅復為良民
衆皆欣躍感戴得全生路於是其餘大寨首領夏誠劉
衡全琮劉詵黄佐等諸寨悉來出首招安不敢抵拒惟
楊么凶狠乃攤鍾相之子領妖徒緊戀寨柵車船不伏

出首致蒙岳樞相親提帳下精兵虎旅幷覃統制水軍車船前往龍陽縣江北岸直擣楊么巢穴楊么猶執迷在車船回惶不決見岳樞相旌榮巳至尚不肯拜降却自船頭先提鍾相之子郎君入水次提夫人小心奴入水楊么次跳入水被水軍搭材水手孟安沒水挾起次是牛觀察臯用抓子拖上有餘氣未死押到岳樞相前猶吽數聲老爺梟其首級函送都督行府告捷奏聞朝廷當時牛臯稾覆岳樞相言許大楊么占據重湖作過

致煩朝廷之憂雖一王四廂大軍數萬人猶自敗折了空回今節使太尉提大兵來討蕩巢穴賊衆畏伏虎威盡已出降獨有楊幺抗拒已行擒戮若不將其手下徒黨少加勦殺何以示我軍威欲乞畧行洗蕩使後人知所怕懼岳樞相曰楊幺之徒本是村民先被鍾相以妖怪誑惑次又緣程吏部懷鼎江刼擄之辱不復存恤須要殺盡以雪前恥致養得賊勢張大其實只是苟全性命聚衆逃生今既諸寨出降又渠魁楊幺已被顯誅其

餘徒黨並是國家赤子殺之豈不傷恩有何利益況不戰屈人之兵而全軍為上自是兵家所貴若屠戮斬馘不是好事但得大事已了仰副朝廷好生之意上寛聖君賢相之憂則自家門不貿重責於職事亦自無慚也連道數聲不得殺不得殺於是牛臯無辭而退遂行撫定諸寨一時了當當時識者興嗟曰岳樞相可謂賢大將矣觀其荅牛臯之言則正合老氏所謂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其不允牛臯洗蕩之

請則其以恬淡之道自處而臻不戰而勝之功固已雍容於罇中彼區區甲冑之流豈足以識其操略哉先是程吏部以兵力不加楊么乃謀密募人入水寨圖刺楊么未得其人於紹興三年五月内青黄不交之時水寨人飢困本州所集沅南漁户甲頭蘇成招誘到楊欽小寨下不係出戰人唐教書等五户共老小二十餘口歸投就食内唐教書頗能道賊寨中事程吏部一日與盧撫幹奎坐於齊武堂呼唐教書來問楊么寨去處可以

使人去得也無唐曰如別箇寨柵猶自通人來往唯是

楊么寨大段緊密水泄不通日逐離寨二十里陸路使

人廵邏遇夜伏路水路日夜使船廵綽寨門外令擧刀

手把定便大蟲豹子也則入去不得程吏部曰若恁地

却有箇甚道理去得唐教書曰除是飛便能入去得於

是程吏部大笑曰那箇生肉翅人使之以去耶乃顧謂

盧撫幹曰玆事當且止也此說當時邦人皆但知楊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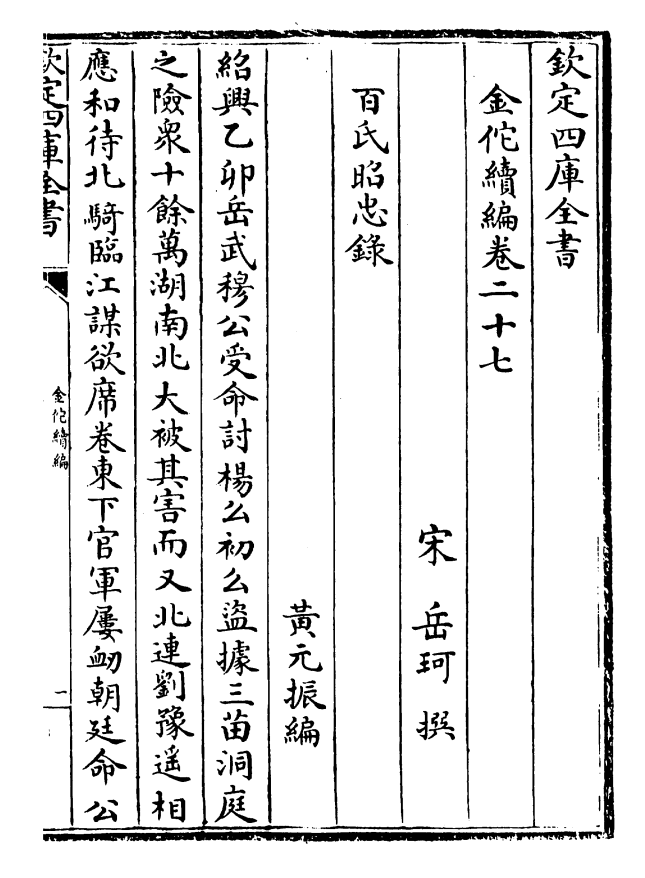
水寨不通線路難爲近傍初不以除是飛可入之說爲

先兆也及至六年岳樞相提大兵來平蕩楊么巢穴邦人方省憶唐教書之言於三年前上天已自差下神將專了賊事只待時節到賊人合滅而此一方生靈有福星臨照始得平定安樂豈是等閑之事耶人謂楊么等弄兵重湖數年狂猖作過驚擾州縣人民苦於應副軍期科敷差役之苦不堪其命今一旦遭遇岳樞相之來不施一鏃不用一戟不動聲氣談笑之間了此大事息甲停戈各獲休息復見太平景象則其恩德布在荆南

雖千載亦以不朽人亦孰得而忘愛惠之厚也爰自建炎三年水賊楊華楊么等起事至淳熙九年已歷五十餘年未聞府縣人民生齒安居樂業繁夥熙熙至如龍陽縣上下沚江鄉村民户無慮萬家比屋連簷桑麻蔽野稼穡連雲丁黄數十萬皆自岳樞相恩德保全之所由出古人言愛人者必有天報有德者必有其後今常德之人每聞岳樞相之官稱者必以手加額茲可以卜人心之所感仰也克昌厥後豈不宜哉姑叙大槩庸示

将來

金佗續編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金佗續編卷二十七

宋 岳珂 撰

百氏昭忠錄

黃元振編

紹興乙卯岳武穆公受命討楊么初么盜據三苗洞庭之險衆十餘萬湖南北大被其害而又北連劉豫遥相應和待北騎臨江謀欲席卷東下官軍屢衂朝廷命公

討之先是靖康初趙九齡為御營機宜張所為河北宣撫使辟九齡無幹辦公事公始從河北軍九齡一見便識公為天下奇才公亦推九齡之智謀及公之討楊么欲辟九齡為幕客九齡不果行初九齡見先父縱紹興初所上論兵書乃與先父定交至是遂薦先父以自代公乃辟先父主管機密軍行至潭潭帥席參政賀公幕中得士曰某在後省時所閱二千餘書無如黃機密者某薦之已得㫖命官為有力者所沮此西漢人才也公

喜以告先父先父亦未嘗識席參也故公軍事必與先父謀之先父亦感公之知己知無不言庶乎自竭以報効於公不幸大功未立公為權臣中禍天下痛之先父亦屏居田野時時談及軍中舊事嘗謂公之英威古人不能過至於仁心愛物雖古之名將有所不逮若夫盛德懿行夙夜小心不以一物累其心雖今之老師宿儒勉强而力行者公則優為之小子不敏憂患困苦今既老追念舊事十忘五六矣特錄其餘以遺後人且備他

日史官之採擇云

公討楊么官軍有以交易誘賊遂俘數百人以獻公會屬官於教場問何以處之皆曰彼殘害官軍多矣宜盡戮之先父獨無言公曰機密以為何如先父曰誘而執之不武此正是兵機公曰會得會得即問賊曰汝為盜殘害一方久矣今當死不足以償衆賊皆請死公曰主上聖明以汝曹本皆良民不幸罹亂驅脅至此今命我來正欲救汝輩耳又問汝在賊寨中有何可樂賊皆言

寨中荒索愁苦公乃厚犒之俾之買市物以歸遺老小

陰戒市人賤取其直而自償之賊歸相告語知外之豐

樂如此為之懽動皆有願歸之心一日楊么驅衆出戰

官軍敗之復擒數百人諸屬官皆言前日釋之已有願

歸之心今亦宜釋之先父曰前日不殺為其誘也今敢

出戰必有兇渠在其中公頷之遂親閱視戮其兇惡者

數人餘皆釋之賊既感恩而畏威迫於渠魁而未得出

公乃遣黄佐賫旗榜入楊欽水寨諭之降欽雖聽命而

畏幺未果即出先是黄佐乃欽遣來納降者既而欽復叛故拘佐於獄公既至乃釋其縶贈之以金復遣招欽故多疑疑其難信公乃命先父再往撫諭之且曰至前涂更自看事勢如何以為進退先父曰彼正危疑正當速往以定之乃以二敝卒從行徑入欽寨欽出迎欲庭叅先父執其手與叙同官之歡曰此見宣撫禮也欽猶以處楊幺寨聞之須遣兵防托未可即出先父測其意尚未決乃曰宣撫命某遍撫諭諸寨乃巡歴其寨而察其

形勢見其茅竹為舍密比如櫛一火箭可焚蕩乃謂欽曰宣撫與太守監司待於城上立表下漏以俟公來過期即進兵董統制已列强弩火箭以俟命公令遲回未往某固一死公軍亦無噍類矣欽即時與諸將一行徒衆二萬人隨先父同渡來參先父既渡即先馳歸報終日無食疲劇殆不能自支公喜甚就城上設榻令人扶先父少憩即日奏功楊欽既出降官軍進據其寨楊么驅衆登舟衆莫為用么乃投水鈎出而斬之羣盜盡平

十餘萬衆不血刃而來歸者以公宣布天子之威德而以不殺而成仁故也

賊衆十餘萬擇其老弱疲軟者給據為民取其彊壯者為軍命屬官輪日給據復輪至先父認得老弱數人前已請據者今乃代人來請其人不伏而喧公聞之謂先父曰人衆如此何以辨之審也先父曰此曹慣於為盜久矣故每放一人必再三相視果不堪為軍乃放之不然大軍去後復聚而為盜矣公乃親詰其人而終不伏

先父請試搜其身果得已給之據公大喜盡以委先父

不復輪日矣先父縶盜請給者將斬以徇其餘偽者紛

紛遁去既給畢陰釋盜請者俾逸去自後無敢盜請據

者於是得彊壯者數萬人以充軍而軍益壯矣

軍將還先父言於公曰孔明所以七擒孟獲者慮軍回

而復叛將以此服南人之心也故孟獲曰公天威也自

是南人不復反矣今且不血刃而平大冦散匿於湖山

者亦多矣賊見德而未見威其懼其復反也宜耀兵振

旅而歸公乃大閱軍律嚴整旗幟精明觀者無不咨嗟嘆息知王師之有律也

先父始以進士借補從事郎撫諭楊欽欽率衆出降公奏功請正補已而都督府作詔旨行下授昌州文學公以先父功多賞薄寢之不下欲復論奏先父聞之請於公曰某士人也家世以忠義徇國平居甞謂中原未復諸將有已極富貴者何以用命今日纔立微效豈可與朝廷論功乎但得宣撫見知俾某得効其愚計他日成

就未晚也且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固不宜與都督少異也公喜曰吾人豈欲言功但恐將士之賞薄不能無觖望者耳已而都督府指揮但云當使到來不煩寸刃束手來歸所有將士暴露良勞各與轉一官果如公所料者

楊么未平時士人來獻書者紛紛先父請考其優劣而為禮之厚薄有屯駐將郝最門客侯邦言利便可採先父薦之公命留之帳前聽候最疑邦言已軍中陰事遣

原闕

言已為宣撫圍子隊最將邦數原闕

父告於

畏公威名不敢遽殺乃以邦為原闕

下士莫不歸心侯

公曰士大夫多耻從軍原闕

失身於最今來獻利害而一

邦舊太學士原闕

傷沮衆士之心以干我之軍法願原闕

家原闕

治之

怒曰郝最何人敢殺士人即呼帳原闕

難拘制其出入

先父曰侯邦得鈞旨在帳原闕

某不可自安於軍中提轄

故為最所擒今原闕

至公原闕人而為人所擒汝不知乎提轄原闕曰

先父之言公即命移文於最取原闕皆行軍法及

侯邦至而一人一物有傷則原闕領公文申蓋慮最中路

邦至公命送歸本原闕

邀殺之原闕士類如此

嘗軍行遇雨公下馬徒步屬原闕

里至一廟宇闕憩公勞勉屬原闕矣然士欲

立功名亦須習勞其原闕安逸故雨中徒行以

習勞也廟原闕　公指山問屬官曰諸公識黃龍原闕　其下城如此山之高某舊能飲原闕　嘗有酒失老母戒某不飲闕　主原闕　自後不復飲俟至黃龍城大張樂原闕　以觀打城城破每人以兩槖馳金原闕　今日之勞有一屬官曰某不要公原闕　要觀公之志直欲恢復燕地蕩其原闕　中原而已也

公自奉甚菲薄屯駐將郝最飲食原闕　其寨而食

素最以酸餡為供公食原闕最曰此名何物曰酸餡公曰某平原闕食此顧左右留其餘以為晚食不原闕甚愧公性嚴重語不輕發於僚屬原闕但語次間微見其端而聞者竦然原闕屬官會食惟煎猪肉虀麪未嘗兼原闕人供雞公曰何為多殺物命庖人曰州中所送食也公命後勿復供公與士卒同甘苦不復以口腹自累然亦出於仁心愛物者如此

提轄官有杖士卒者公曰且教訓之勿輕笞辱也

然取人一錢者必斬故士卒樂於用命嘗謂先父曰某之士卒真可用矣頳昌之戰人為血人馬為血馬無一人肯回顧者復中原有日矣

公命宅庫除宣賜金器存留外餘物盡出貨以付軍匠造弓二千張先父曰此軍器當破官錢公曰幾箇劄子乞得某速欲用故自為之

一日行軍至一店見其屋新葢茅而有少缺處公呼店主人問之此必我軍士取汝茅乎店主曰宣撫之軍未

嘗一毫擾人此自偶鈌茅耳公曰豈有汝新蓋店屋而鈌此一束茅立命刷之須臾刷到一馬軍即欲斬之軍曰非入取其茅也下店飲食繫馬於簷忽聞宣撫來急上馬來不覺誤掣下店主舉家泣告實不曾擾猶杖之而後行

公謂先父曰戰陣既交手執得槍住口有唾得嚥則已是勇也機密儒生未嘗歷戰陣到中原見大戰則心動矣先隨某入小陣以觀戰某令機密立馬處必無害也

若欲便溺切勿離馬仄盖數十萬之軍其目盡在某一旗上機密若往來不定則軍人一一暗箭射殺之矣盖惡夫亂其目也大陣皆動然後可隨衆動也盖公神勇每戰嘗自為旗頭身先士卒先父力諫曰敵人或識之衆彊弓以射我柰何雖公忠義神明相之自不能傷然非大將之事也公曰昔杜充留守京師其有兵二千來受充節制始至適城外有大冦數萬充即命某往戰充謂其敗且斬某不敢以兵寡不敵為辭即往説賊約降來

禀充充曰我何嘗令汝受降須為我擒之某復往責賊以約降而緩來令不復受降矣願與汝挑戰賊魁出鬬某馳騎獨往奮大刀斫之自頂至腰分為兩數萬衆不戰而潰人力不至於此真若有神助之者某平生之戰類如此

公一日以沉香分屬官各得一塊而先父所得最小以為不均復以一裹分之而先父所得復小公憮然先父曰某以一身從軍雖得香無所用之公乃曰某舊日亦

受燒香瓦爐中燒栢香耳後來亦屏之大丈夫欲立功業豈可有所好耶衆有愧色

公再謂先父曰某被主上拔擢至此儻有纖毫非是被儒生寫在史書上萬世揩改不得某茍有過機密必以見告公家素無姬侍先父被檄差出遠方妾傳公納士族之女以為妾先父以告公曰四川吳宣撫嘗遣屬官來議軍事某飯之彼驚訝某之冷落歸言於吳宣撫吳乃以二千緡買一士族女遣兩使臣妻送來某令其立

於屏後告之曰某家上下所衣紬布耳所食虀麫耳女娘子若能如此同甘苦乃可留不然不敢留女乃吃然而笑某曰如此則不可留也遂遣還之初未嘗曾見其面也公之不喜聲色出於性之自然者如此漢上報敵騎大至公移檄本路備五萬人軍資所遣止二百人耳敵素懾公之威名望風而遁先父言於公曰宣撫威名已震敵邪敢犯我特大張其勢以動我實不敢深入我復以虛聲應之正得其情矣然我軍仰給於江西敵避

彊擊弱他日必大入淮西以輕兵襲江西而焚蕩之我軍之供則自坐困宜置一軍於江州沿江往來以為回易可得利以益軍資又可以開拓形勢以絶其窺伺之心公於是立江州一軍

先父被檄在遠公嘗遣一兵持書來趣回歲寒止一單布衫先父問曰汝怨乎曰不怨也他軍所得請給則有減尅又如科作納襖之類自身雖暖老小則凍餒矣宣撫則不然所請食錢若干不減一錢聽軍自用之某自

因家累重而費之非在上者有尅於我也何怨之有公奏戰功必以實未嘗徇私而寄名虛奏公之子宣贊雲勇冠三軍攻隨州手持兩錐首先登城公乃奏其功與妄將私匿竄名戰士之中以冒官爵者異哉此士之所以樂於用命而服其至公也

紹興六年冬公親提兵往取蔡州二更令下三更即行至蔡州其濠水深濶城上惟植黒旗並無守者每進攻則黒旗動然後一隊兵上城相禦退則復下勢不可攻

乃歸董先為殿劉豫伏兵俟我軍退則追而掩之我之後軍逢彼踏白者為親戚且素聞公之德遂泄其計曰汝宣撫自來有兵二萬人七分披帶持十日糧令糧盡而歸劉豫遣李成等十大將各將萬人先各賜宅一區宮女十人徑來掩彼軍約盡擒之直造鄂州我軍人持一繩得南軍穿其手心每十人作一串鼓行東下令即至矣董先見賊悉得我軍之實馳報公董先遂擇險地伏其軍於林莽中獨據河橋以待之須臾李成等至見

董先舉繩以告之悉如踏白者之言謂董先曰汝勿走
我今先擒汝先荅曰我定不走只恐汝走耳賊見董先
待之閑暇疑有伏不敢徑進每遣兵來戰董先則旋出
林中兵一二隊以應之彼退則又歸於林中賊益疑相
持久之公領大軍復回李成等望見如銀山擁出於衆
山中即遽奔潰公渡河追之三十里而止擒其將數十
人俘其軍數千人而歸公厚以錢布勞所俘之軍告之
曰汝皆中原百姓國家赤子也不幸為劉豫驅而至此

令釋汝見中原之民悉告以朝廷恩德俟大軍前進恢復各率豪傑來應官軍其俘皆歡呼而反公乃貽書與蔡之守者蔡人感公釋其俘遂請降所擒之將獻于行在所其後講和復割蔡州與敵有通判者不肯臣敵自縊而死

紹興七年車駕親征幸建康公來扈蹕問先父曰某將入覲以何為先先父曰當以取汝潁為失計而改圖之既取之不可守而復失之亦徒勞爾公曰安坐而不進

則中原何時可復先父曰取中原非奇兵不可公曰何謂奇兵先父曰宣撫之兵衆之所可知可見者皆正兵也奇兵乃在河北公大喜曰此正吾之計也相州之衆盡結之矣關渡口之舟車與夫宿食之店皆吾人也往來無礙宿食有所至於綵帛之鋪亦我之人一朝衆起則為旗幟也今將大舉河北響應一戰而中原復矣先是朝廷罷劉先世軍欲以公代之併軍大舉公既啚從至建康太上知公之可大任也獨名公至寢閤命之曰

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張俊韓世忠不受節制外其餘並受卿節制已而有忌公者沮止之公忽召先父出示張都督簡板乃郤公宮祠之請公曰其所條具交軍事件一日可辦令乃令某先行留屬官以待命此必事已中變故令某先行令功不成矣某所以丐祠也公不樂而行先父曰某家有老母而以身從軍者欲效尺寸之長以報公知遇也使前有立功之地某死亦不顧今事既乖則某亦將歸養以為後圖他日從公未晚也公

乃許先父謁告省已而朝廷乃以吕祉代劉光世遂致酈瓊之叛葢光世之軍多陜西之盜賊最爲糅雜而難治西人重世族光世世乃世將故僅能總統之酈瓊王德皆光世之愛將也二人平日不相下若得威名之將以代之則可以駕馭而立功朝廷始以公代光世得之矣已而中變易以吕祉故二將無所忌憚而鬭瓊懼而謀叛劉豫又以高官重禄以誘之所以喪淮西之一軍不然公成恢復之功矣今天下庸人孺子皆知公之威名

至於公之大計與夫功之所以不遂者士大夫蓋未知也元振幼從先父於軍中親見其本末平居追念前事未甞不歎息流涕於此故誌之於遺事之末云

南昌武寧縣城隍祠岳忠武王遺像記

章子仁撰

嘉定癸未秋初筮豫寧訾曹領事已告至于羣祀暨扣城隍環視繪堵間有魁然容貌儼然冠裳而隅坐者駭而問焉祝曰是故忠武岳王遺像也竦然不覺板之歛

滕之前而首之頫致敬亟退猶未暇訪其故也不數日隨牒下里酷訝邑在萬山中壤地頗狹而生齒極繁因名故老訊之咸舉手加額曰昔在紹興初叛將李其姓者巢穴我疆井溪壑我蓋藏立將丘墟我室廬膏血我骨肉執方危如累卵造物假手我忠武岳王忽提師由鄱來壓境三十里間水適暴漲衆方需渡 原闕

闕

謂神兵自天而下倉皇宵遁由是不鳴一桴不施一鏃而解一邑倒垂於指顧之間丕休哉遡源生齒之繁

寶王續迓我祖之命于天也昔之所活者一人今不知幾千萬人矣昔之所全者一户今不知幾千百户矣凡斯世斯人各有所謂我生之祖由禰而上皆是也惟吾土吾曹獨有所謂生我之祖也王之謂歟噫戲欷不有我祖孰有我身不有我王孰有我祖祖固吾身肇闢之天地矣王又吾祖再造之天地也恩斯勤斯子孫孫子有心能識有口能誦而迄無毫髮能報萬分之一也言既涕零如雨時亦感慨之深不能自禁其悲且泣因思

圖像千載血食一方回視下馬仲舒之墓墮淚叔子之碑其愛尤深敬尤至者歟自是每持瓣香弔英爽必顧瞻徊徨移時而不忍去復念堂室未正位貌未尊疑於揭虔妥靈之道為未稱願與邦人之特達者別卜吉土

原闕

聳觀覘而移崇奉僉言城隍吾土之司命而王吾人之司命也朝夕起敬於斯歲時與享於斯非但祖之而已直所以神之也且其靈與神等矣謹勿易區區愛莫助之祗加葺飾少寓勤惓其為敬若嚴君事若

上帝之意三歲則猶一日滿秩受代復走庠祀欵謝東歸獨於鄉火倍切依戀邦人因謂述厥事以記諸壁靡敢以廹行辭遂取曩之所得於故老者筆之且臆為之說曰天未厭宋王禀忠肝義膽以生天未亡金王抱憤氣赤心而死天乎天乎豈其才矣使不畜其用大其任矣使不狹其成雖九廟之恥立談可雪何但紓一邑之難雖河北二百州之版圖不崇朝而復何至悠悠歲月尚守江南十數道之疆域哉竊謂王之心日之麗天也

玆邑所覩者特容光之照爾王之澤水之行地也玆邑所被者特始達之泉爾矧成績之紀合登太常與言徒以為賛豐功之報宜侑清廟叢祠反以為瀆丈成亟示邦人之耆宿者咸曰雖不中不遠矣願相與大書深刻之丙戌秋

金佗續編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佗續編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許　濬

金佗續編卷二十八

宋 岳珂 撰

百氏昭忠錄

紀鄂王事

孫逌編

岳王飛字鵬舉相州湯陰縣人毋家姚大翁甚喜其為人宣和四年令鎗手陳廣以技擊教之一縣無敵一日有黃冠者見之謂曰子貴人也在坐諸公極有貴人宜

自愛姚誾王至何官曰他日在政事堂執政諸人憮然
黄冠既去王因斡至縣有李廷珪者本係太史局以罪
編隷相州偶到湯陰王以五行示之許至两府且歎曰
世亂矣其後同縣李道官至節度使王貴承宣使徐慶
防禦使姚政團練使王萬横行自餘隨王者皆正任廷
珪亦武翼郎興國軍都巡檢使王至少保樞密副使
鍾原闕既破賊白德者領其子子義號太子與楊么聚
衆於鼎州龍陽縣洞庭湖有衆八萬號十萬置三十寨

其船有望三州大德山之類三千隻朝廷亟命王𤫊討之敗衂統制崔增死于兵知鼎州程昌禹及帥府遣間招誘皆俱受賊害自是楊么予義遂僭乗輿之服立三衙殿帥劉行馬帥黄成步帥夏猫兒統制張彦通黄䂨子周倫白德楊欽等頭領八十餘人猖獗於湖外朝廷命右僕射張浚都督荆襄以岳王為制置使王乃致楊欽結以恩信欽樂為用獻策云么所恃者舟檝如望三州大小德山之類非一丈水不可行洞庭湖水舊不及

丈厶置堰閘十餘年間所以瀰漫欽本任閉塞之責盡知其詳乞二十人往開堰水入大江使舟船不能動又厶船皆用車輪乞以青草數千百萬束散之湖中其輪必有窒礙王從之兩月果破賊厶赴水以死遂斬子義白德等自餘附和願充剌之外聽其復業湖裏賴以安靖浚大喜露布以聞時趙忠簡為首相寄詩張德遠曰一掃湖湘氛𣿛消生民塗炭得逍遥更須早掛風檣起共看錢塘八月潮蓋紹興五年六月破厶故有是詩云

虔州村民李洵者長大有膂力鄉人畏之後彭鐵大與
王彥廖家姊妹三人倡亂洵從之衆以為首領號李洞
天占據固始洞積糧洞上金帛婦女皆在其中岳王為
招討數月破江西賊大小百餘火惟固始洞最後蓋洞
高而險王用大木先縛天橋八座日使人上諸賊檑木
砲石以下官軍不能上者累日王之為天橋也正欲其
盡用檑木砲石俟其無備也方以計激發火隊以前後
躡心杷山而上甲軍繼之一戰盡獲民復安堵故湖之

南江之西比屋繪像事王如生

金人犯漢上岳王遣董先牛臯李建傳選將數千人迎戰臨遣令聽先節制先深入逢敵騎萬餘先一麾軍退臯輩告先曰不戰便退不惟敵人相輕歸則宣撫不赦既如此不須深入先不從退百餘里始劄寨其晚敵亦駐軍黎明先領軍又退百里敵人每襲人至散古擊及百里又劄寨次日復如前先遂與牛臯等議曰諸君要與敵戰今日正當効力須死戰可矣既擊敵先身挿數

小旗用小鼓小鑼與敵騎對壘使步人皆坐先出戰走
馬覘軍畢候敵騎近出小旗軍起立再旗歇定鳴小鼓
前擊敵衆不動鋪鎗作走勢敵騎方向前再鳴鼓向敵
又未動如此者三敵騎動分四頭項擊敵騎歸至唐州
界牛蹄白石方飯伏起旗幟遍山敵實驚怖俘獲甚衆
得馬三千疋騎兵千餘人王得此馬三千疋軍勢大壯
先除軍職正任承宣使
趙鼎張浚同秉政時荆湖南北二廣宣撫使岳王就撥

諸路錢二百餘萬市馬川陜廣西印號分隸諸軍訖以帳奏朝廷魏公當日判送檢詳房磨次呈忠簡公却之令聚廳時稟趙語諸公曰韓張輩恃功自伐頗虧事上之禮惟岳親邇儒士稟命朝廷為將之職理固當然第諸將不能行而岳獨能行正宜獎異以成其善意今反苛究於有司事必窮實儻支使冒昧必寘法斷遣不舉則棄法如韓張輩用度自便抑而不問既無明罰令岳舉而奏之事方磨究他日焉肯稟奏事繫國體在岳合

稟只當判照使岳知朝廷不以有司相待諸公服其斷岳王在鄂州為宣撫使紀律嚴明路不拾遺秋豪無犯軍民皆樂雖古名將無以加部緝公序上滿庭芳云日落旌旗霜侵甲冑塞角聲喚寒更論兵慷慨齒頰帶風生坐擁貔貅十萬銜枚勇雲戟交横嚬笑羌戎授首千里靜欃槍九州人競樂提壺勸酒布穀催耕盡芝夫蕘子歌舞威名好是輕裘緩帶驅營陣絕漠横行功誰紀風神宛轉麟閣畫清明一云青明

紹興講和湖廣京西宣撫使岳王謝表有云身居將閫
蹟無補於纖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檜怒便有陷
王之意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並除樞密使荆
湖南北等路宣撫使岳飛除樞密副使是時汪藻彦章
知徽州以啟賀三樞云累歲賢勞蟣蝨幾生於甲冑一
朝釀賞貂蟬果出於兠鍪時論稱之
江東部緝獻書向者北騎長驅江海横潰其毒天下之

勢岌乎殆哉如人中虛氣羸而風眩痰厥之疾卒然乗之家人稚子驚號於前而庸醫愚巫顛倒却走不顧當是之時雖九轉之藥莫投其咽盧扁之醫不過旁立側睨而已須其疾勢少定然後醫進藥斯疾可效而功可求也今日之事適然類此方冬春之交敵馬蟻集海上天下根本僅隔波濤之阻雖伊呂管樂之佐何以禦其暴哉今鋒鏑已去禍患其少息矣而賢能之佐又競立於前不於此時速發藥而力為之則海内生靈之禍將

何時而已耶然病方危時其外證可怖雖庸醫却走百
輩不足憂而盧扁之醫居旁不去必其氣本猶在而囊
中之術又有起之之方也向者小人皆懼而君子恃以
不恐者以閤下諸公皆在政府也今正閤下諸公發藥
而治病之秋囊中之方閤下所有千金之藥又廣求而
廣蓄之緜遠方寒士孱然無適時之用敢持庸陋之說
以干執事者之聽其意以謂如人父兄有病方迎醫治
藥而僮奴孺子不勝愛親之心輕求枯荄小草籬下之品

而薦之鼎匕之前其適用與否惟閤下擇之而已緝竊聞中興之君得中興之佐則有功中興之佐得中興之將則有功君視其佐猶人欲捍難而有左右臂也人有捍難之心非左右臂何所用左右臂奮揮而前無戈矛鋋戟為之撞擊排刺雖有絶人之勇無所施其能矣方今急於中興如吾君之明又二三執政大臣皆天下之極選上下相得誠千載一時矣終未能立非常之功雪無窮之恥大有以慰天下之望者此何故哉豈將非其

人而然乎然將有二說不可不察也有天下之將有一國之將天下之將實難其人一國之將或有之然未見其奉職勝任顯然立功名者又何為耶特有之而不用用之非其人之過耳求其大者既不可得其次或有焉而不審擇之欲天下之早正速定不可得也以緝田野庸人而耳目之所熟者僅得一焉誠未足為天下將在今日才難之際謂之一國之將斯可矣敢率然陳之惟閤下少垂意焉伏見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司統

制軍馬岳飛驍武精悍沉鷙有謀臨財廉與士信循循如諸生動合禮法頃在河北嘗以數十騎乘險據要郤金國萬人之軍又嘗於京城南薰門外以八九百人破王善張用二十萬之衆威震夷夏去冬江上之戰將士蜂屯飛獨爭先奮擊迨官軍不勝它將皆鳥奔鼠竄飛獨置寨蔣山孤軍轉戰且行且擊斬首以千百計者不知其幾諸將潰為羣盜縱兵大略飛獨頓兵廣德境中資粮於官身與下卒同食而持軍嚴甚民間無秋毫之

擾敵人發軍經涉其地者或問其威名各相謂曰岳爺爺軍也爭來降附前後幾萬餘人知常州周杞遣屬官趙九齡迎飛欣然從之且欲據城堅守扼敵人歸路悉死力以立奇功飛方啟行而常州之城先已破遂以一軍駐之宜興而羣盜之在近境者或殺或降無不摧滅之者破郭吉而降其衆斬張威武而併其軍使即日遠遁扈成已死其部曲遽自來歸飛自到宜興密與周杞趙九齡謀畫調發精鋭尾襲金人於鎮江之東殺獲略

盡繼遣偏裨及飛自將取間道直擣建康與金人戰大小數十合皆大獲僵尸十餘里生致其將若萬户千户者餘二十人及斬其軍禿髮垂環者之首無慮三千人奪鎧仗旗鼓以數萬計且慮金人徘徊於建康京口之間勢必欲留軍江南控扼險阻牽制官軍大爲東南之患飛能奮不顧身勇往克復建康及竟内縣鎮爲國家奪取形勝咽喉之地使強敵掃地而去無一騎留者江淛平定其誰之力也緝謂如飛者朝廷宜優擢之假以

事權益責後來之效方今大將皆富貴盈溢不肯用命甚者握强兵以脅制上下有鷹揚跋扈之態此可復用也哉駕馭此曹譬之養鷹隼然饑則為用飽則颺去今諸大將皆未嘗從禽而先已飽肉是以用之向敵則皆掣去不顧如飛者雖有數萬之衆其官爵甚卑朝廷未嘗寵借之眇然在偏裨之間此饑隼側翅時也如使之立某功則賞以某爵成某事則寵以某恩如鷹之得兎則飼以一鼠得一狐則飼以一禽以術駕御之使歉然

有貪敵之意必能為國家顯立戰伐之功大抵用將如醫之用藥而有狼毒烏喙之屬必求它藥此所畏忌者有以制之使之力足以治病而其毒不至於殺人則適用而有功不然秖以為害耳昔唐相杜黄裳薦高崇文使討劉闢崇文素憚劉澭黄裳使人謂之曰公不奮命當以澭代汝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武宗之討澤潞令魏鎮各以兵會魏帥何洪欽逗遛持兩端宰相李德裕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伐磁洪欽聞之遽

勒兵請自涉漳今朝廷之於諸將非挾此以御之詎能責其用哉今飛軍中精鋭能戰之士幾二萬人老弱未壯者不在此數勝甲之馬亦及千足朝廷諸將特然成軍如飛者不過四五人耳飛又品秩最卑此正易與時也朝廷不收拾旌寵之則飛棲棲然持數萬之衆將安歸乎飛常與人言使飛得與諸將齒不在偏校之外而進退禀命於朝何功名不立一死焉足靳哉要使後世書策中知有岳飛之名與關張輩功烈相髣髴耳飛武

人意氣如此豈易得哉亦古人豹死留皮之意也伏望
朝廷論飛之功加之爵賞使與韓劉輩特然成軍者勢
力相抗犬牙相錯如杜黄裳之御高崇文李德裕之御
何洪欽破姦黨媮靡之風折强梗難御之氣使之相制
以為用相激而成功此誠朝廷無窮之利也緝嚴穴枯
槁之士自放於風烟寂寞之濵非有求於世者誠以國
步艱難斯民嬰塗炭之禍苟耳目所聞有可以排難解
紛僅若毫髮者不得不薦之於朝庶幾用之而天下有

尺寸錙銖之補嗚呼棱不卹緯而宗周是憂懼將及焉而已

吳拯編

節使岳侯飛鄴人也初爲杜相充愛將充既失建康衆猶數萬皆西北健兒洶洶謀異獨畏侯忠勇因以主帥密白侯侯度未有部曲以繩之陽使自結以藉上侯乘其不意與平生三五輩彎弓躍馬儔伍中擊數十人抵弓矢大駡曰朝廷不負爾曹爾以數萬衆不能斬一岳飛

即能死我乃為賊衆始戢居洪一年下士好詢而酬酢

輙不茍荅或問侯何日為太平侯抗聲曰文官不取錢

武官不怕死即太平矣其簡要多此類侯御士尤嚴每

屯數萬衆而市不見一卒惟閲試振旅則人始幸覩之

徙鎮荆東得旨不示郡僚夜遣兵行明日裁留疲獰數

輩導焉言别而去其平曹成也湖南官廪無以供給縣

令率皆逃去侯軍啗死已三日故能滅曹成迄今江左

士庶間寫其像以事焉二年京城留守杜充用侯為統

制三年充守建康叛降于敵諸將潰散扈成戚方次第皆反惟侯一軍無所刼掠屯于宜興時官吏士大夫軍民避兵走宜興者賴侯率免害以是聲譽籍甚四年至湖州歸于張俊俊薦其能于朝紹興初俊為江淮招討使以拒李成命侯同王瓔陳思恭皆以本軍隷之成軍二十萬以其將馬進軍對壘洪州來挑戰俊宴諸將問所以侯密喻其計且請自為先鋒擊進于玉龍觀大破之追至筠州又敗之降其兵五萬追至蘄州又敗之侯

功第一又令逼張用五萬衆降之加神武右軍副統制又平虔州山賊數十萬來朝加鎮南軍承宣使江西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四年劉豫使李成冦京西侯與成戰于郢州敗之又克鄧隋唐三州加清遠軍節度使湖北京襄制置使會劉豫入冦廬州侯遣統制牛臯徐慶救之會合張琦及豫軍戰于廬州豫軍畏牛臯之勇不戰先走遂大敗之原闕加振寧崇信軍節度使率兵入萬至鼎州以討湖賊楊太太爲其下所殺楊欽等領其

衆數萬以拒命時都督諸軍事張浚出原闕湖觀之知其未可攻乃歸潭州急詔還朝謀防秋之計會侯來浚語之侯乃出小圖以示其攻討出入之要處且語浚曰此易破耳浚曰恐阻防秋之期侯明年再來討之如何侯請除來往三程限八日擒之曲留浚姑遲其行以待浚從之乃遣侯往先是湖南統制任士安王俊郝晸等領兵二萬餘慢王𤸇不禀其令是致于敗侯始至鞭士安及俊議以折其氣使其餌賊曰限三日不平賊皆斬

汝輩初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至是不見一人止見士安等軍故賊併兵攻士安三日兩困之侯伏大兵四合一戰殺賊畧盡乘其備仗無心是夜舟師徑掩其營擣其巢穴遂俘楊欽等唯夏成營三面臨大湖背山勢闕不降侯親往測其水淺處令善罵者二十人往罵之又悉衆運草木放上流賊營中聞罵怒甚爭揮瓦石擊之而過所放順流草木乘之一旦填滿遂長驅入其營擒夏成以獻湖南悉平會其所約止八日矣加檢校

少保以其軍為行營右護軍六年加檢校少傅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敗劉豫克虢州又克西京長水縣慨然有平中原之志而諸帥養寇不進俟以孤軍獨進自知無援乃退軍虢州復遣統制王貴及豫軍戰于商州敗之又戰于京西路敗之七年加太尉八年來朝金人遣使來講和俟議以為不可宰相秦檜憾之九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十年金人叛盟俟遣將李寶孫彥與金人戰于曹州屢敗之又戰于宛亭縣敗之又

遣牛皐戰于京西敗之進戰于黃河上又敗之又遣統制張憲戰于潁昌府敗之復潁昌府憲又戰于陳州界敗之復陳州又遣統制董先姚政戰潁昌府敗之又遣將楊成戰鄭州敗之復鄭州又遣統制孟邦傑復永安軍至夜遣其將劉政刼之於中牟縣敗之又遣將張應韓青戰于河南府敗之遣將楊遇戰河南城軍敗之復河南城軍又遣將梁興董成戰絳州垣曲縣敗之興又戰孟州王屋縣敗之又戰孟州濟垣縣敗之侯與烏珠戰

郾城縣敗之再戰又敗之王貴姚政與烏珠戰于潁昌
府敗之又命張憲傅選冦成戰臨潁縣敗之侯屢獲捷
方欲深入盡復故境而宰相秦檜勸上累詔班師憤恨
而還所復州縣復失之

鄂武穆王岳公真讃并序

世論唐郭子儀李光弼之優劣者未嘗不自其大節
觀之當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諸將之進退伸縮
無不自已子儀内除外徙聞命就道光弼在臨淮凡

三年及除東都留守辭以糧運歸徐州収麥光弼亦以是淹鬱成疾而卒此優劣之所分也雖然若子儀者固無以尚之而光弼之事獨不甚可念乎昔之養勇者不以一毫挫於物論劒語微忤則拂衣去衝冠裂眥氣所激也憤而登車目光射牛背矣大丈夫出萬死一生之力益世熏天之功一旦見掣于黄口小兒死而死耳安能垂頭帖耳受人牽傍者乎雖然使光弼而就召亦未必死倖臣特欲困

辱之使出我下子儀亦復俛仰從就於其間而竟以自全若夫名來而必死知其必死不疑以就命者其唯鄂武穆王岳公乎國家建炎南渡禦侮剗冦東扶西支僅然自立尚凜凜也至紹興之八年金以河南陝西歸我以怠我軍至十年而奄至而我之諸將受命四出所在捷奏而武穆克復州縣之功為諸將冠葢自建炎用兵以來而我之諸將始皆精熟老者如百鍊之鋼少者如發硎之刃縱横捷出無不如意此正天人合一之機千

載一時之會也其如和議之說行而班師之詔屢下何當諸將皆賀和而公表獨曰求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身居將閫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音面有慙於軍旅此公誓不與敵俱存之名言也夫朝廷欲議和而有一大帥誾誾然不肯和言必與之俱斃而後已是其可置而不問乎故爲當時計不去公則和議不成一日名三大帥首相置酒迓之韓張已至而公以道遠差後飭堂廚必待公至而後飲

至則並除樞密使副未幾言者至而祠命下矣外此何說哉余嘗聞永嘉陳止齋云往見石天民言其父嘗赴上江巡檢官夕投宿縣驛忽呵導岳少保來急急般疊出而少保已至問此何官是間無旅館可只就門房駐巡檢如言迨夜堂上張燭諸將會坐巡檢從壁隙窺之諸將起稟事密語公正色而言曰只得前邁諸將退而起稟者三而公三答之如初言嗚呼公豈不知此行之必死哉其鼎鼎數千里而來者非赴嘉名也直趨死如

歸耳故曰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其在是歟近有士夫得楊武恭王之孫伯嵒者言曰武恭一日蒙首相呼名至則不出見但直省官持一堂牒來云委逮岳飛赴大理又傳旨要活底岳飛來武恭袖牒往見公公呵呵大聲而出曰十哥汝來何爲武恭曰無事呌哥哥蓋時諸將結爲兄弟行自一至楊十也公曰我看汝今日來意思不好即抽身入武恭亦以牒傳進頃之有小鬟出捧盃酒勸武恭意公必於内引決要我同死遂飲飲竟公

出笑而言曰此酒無藥我今日方見汝是真兄弟我為汝往遂肩輿赴對嗚呼公不肯為兒女之死久矣大義明於天地大忠著於無窮則公之志也死生豈足為公道哉雖然公死而和議定而復讎之說至于今猶復綿綿宛宛未絕而若存者其公一死之力歟讚曰

於戲建炎實維中天楚丘始營周阹尚縣既菑既畬既埴既甄迨紹興十凡二七年我馬我車我將我徒老鍊𫏐强百倍厥初彼兇不知方復狃怢來蹈者焦來觸者

碎如熊如彪如龍如蟉九天九地瞬息無留孰遏其衝有旋其輈雞犬亦慣草木含羞嚴嚴武穆義不共天瀝血陳誠抗表矢言斯言之出曽不崇朝三年為碧萬古怒濤公死者身不死者義于今杞天賴以不隊日月有行星辰有紀雲徂雨興川流山峙此義與存公義之帥巍巍鄴臺唐堯所都賢哲蔚猝河山掖扶其在安陽文武間作忠獻王韓武穆王岳

廬陵劉過題鄂王廟六州歌頭詞并跋

中興諸將誰是萬人英身草莽人雖死氣塡膺尚如生
年少起河朔弓兩石劒三尺定襄漢開虢洛洗洞庭北
望帝京狡兔依然在何事先烹過舊時營壘荆鄂有遺
民憶故將軍淚如傾當年事知恨苦不奉詔僞邪眞臣
有罪陛下聖可鑒臨一片心萬古分茅土終不到舊姦
臣人世猶白日照忽開明衮珮冕圭百拜九泉下萬感
君恩看年年二月滿地野花春鹵簿迎神
　右六州歌頭頃吾友劉改之爲鄂王作也改之天

下奇男子六十年以義氣撼當世今巳矣簡編殘斷雋永人口豐其才而嗇其用天也奕自冠去鄉里閒江盟汝之首以國士待我欲送之青雲奕浸老數奇懼辱朋友每不敢不自勉來依庸齋先生先生負大名望愛士出於天資元侯之舍皆前日汝之諸君子遊地奕居之得無愧乎刋是詞欲寄武昌故人立于王廟内書之以寓感慨云龍乘壬申菖艾節日流人張奕

建安葉紹翁題西湖岳鄂王廟

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亦堪憐如公更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合取鴟夷理釣船

金佗續編卷二十八